

# 赛奇迹 ....

## 帕瓦塔玛 (Parvathamma) 的复活

摘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赛组织前任主席  
T. G. Krishnamurti 的原著；原著发表于  
《Sanathana Sarathi (2017 年 4 月号)》

### 世尊去一所疗养院探访

每当世尊到泰米尔纳德邦访问期间，每天早晨州主席会向斯瓦米请示当天的节目，过后他通知我探访地点，以决定最方便的路线。我们会安排两部摩托车在斯瓦米座驾前面开路。如果座驾要向左或向右转时，我会用车的指示灯提醒摩托车，而摩托车的后座骑士则负责据此信号引导摩托车骑士。

一天早上，州主席通知我说斯瓦米还没有给予任何指示。我进退两难，是否把车停放在车房，还是继续等待斯瓦米的指示。于是州主席叫我去向斯瓦米询问，祂指示我把车准备好，以便随时出发。当我问起地点时，斯瓦米说：“我会告诉你。”我只好停在车的附近等待。

过了不久，斯瓦米来了，坐进车后对我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只有我们两人在车内。两部摩托车也如常在前面开路。车子来到一个交叉路口，我问斯瓦米应该转左或是转右，斯瓦米说向右转。我开启右转的指示灯，以通知前面的摩托车骑士。但是当他们已经转右后，斯瓦米改变主意，“不....我们去左边。”幸好当时交通并不繁忙，我赶得及转左。而那时向右转的摩托车已经往前走了，并没有察觉我们已改变路线。我焦急地看着后视镜，希望摩托车骑士能够发现自己掉队并赶上来。但是在斯瓦米一连串的左转、右转的指示下，我们很快就失去那 2 部摩托车的踪影。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。当时只有我和斯瓦米 2 人在车内，我十分担心，万一车子爆胎，不知道去哪里求助。

我硬着头皮问斯瓦米要去的目的地，但是斯瓦米只吩咐我继续向前行驶。祂一直给我指示方向。真没想到，我们身在钦奈 (Chennai)，我是当地人，却要听从斯瓦米指示路向。不久，我们到达坐落在 Pycrofts 道的威灵顿夫人疗养院 (Lady Willingdon Nursing Home) 大门前，时为上午 11 点 10 分。我很熟悉那所疗养院的探病时间，便告诉斯瓦米说上午 11 点到下午 4 点医院禁止探访。斯瓦米回答说：“我知道.....我知道.....你把车停在医院大楼的门廊附近就行了。”

### 帕瓦塔玛 (Parvathamma) 的复活

通常在这段时间里，一个保安员会驻守在医院门口，可是当天却没见到任何保安人员，大门也敞开着。我遵照斯瓦米的吩咐，把车停在门廊前，斯瓦米下了车就径

直走上楼梯到一楼。我跟着斯瓦米，但是被祂阻止说：“不必.....不必.....你留在这里。”我焦急地看着斯瓦米独自上楼，心里想象着将要面对的上级长辈们的批评，责怪我让斯瓦米独自一人走开。当时赛组织的州主席是一位退伍军官，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

幸好 10 分钟后斯瓦米走下楼，让我松了一口气。祂坐进车内，指示我回去 Sundaram（斯瓦米在钦奈市的住所）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问斯瓦米为何去那所疗养院探访。斯瓦米的回答令我大为吃惊。斯瓦米问我：“你认识帕瓦塔玛吗？”我认识帕瓦塔玛，她是一位前政府高官斯里哈奴曼达劳勿斯（Sri Hanumantha Rao）的太太。他们两夫妇是斯瓦米的忠诚信徒。有趣的是斯里哈奴曼达曾经担任交通部秘书长，有幸为斯瓦米发出驾驶执照！那时斯瓦米驾着一辆 2 门式的迷你（Morris Minor）轿车。



斯瓦米神情自若地说：“帕瓦塔玛今早去世，院方已宣告死亡。但是身为钦奈 Andhra Mahila Sabha（一个妇女慈善机构）的主席，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她去办，所以我去把她唤醒。”

我听了大吃一惊。斯瓦米告诉我祂让一个死人起死回生。让人惊奇的是斯瓦米对这件事完全不当一回事。我从后视镜里一直看着斯瓦米，祂察觉了，说道：“喂.....别看着我，驾车时要专注看着前方道路。”不久，我们到达 Sundaram。不出所料，我遭到长辈们的责备。我静静地忍受着，没有透露我载斯瓦米所去的地方。

我驾着自己的车去威灵顿夫人疗养院见帕瓦塔玛。那时大约是中午 12 点 30 分，医院大门被锁住，有保安员在看守。我告诉保安员今早 11 点 10 分我和另一位宾客来探访一个病人，而我想进去传达那位宾客的信息给那个病人。保安员注视着我说：“你看来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，你还敢撒谎。今天早上 10 点 59 分的时候，我亲自锁了医院的大门。就是这把锁匙。从锁门那刻开始，我就一直在这里看守着。你竟敢对我说大门在 11 点 10 分还开着？”我极为惊讶，但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我要如何向

他解释说那位和我一起来的是无所不能的斯瓦米。就在我思索如何进去医院时，一个医生朋友刚好前来执行任务。他应允带我进去，那个保安员也不予阻拦。

## 一个难得的祝福

我走上一楼到帕瓦塔玛的病房，看到她坐在椅子上。我致以问候，她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好。然后我提到斯瓦米的探访时，她叙述道：“我躺在床上，听到斯瓦米叫我的名字 3 次。我睁开眼睛看到斯瓦米，并依照祂的吩咐坐起来。斯瓦米告诉我明天我就可以出院了，还劝我休息两天后就继续办 Andhra Mahila Sabha 的活动。当时我很口渴，想找口水喝，斯瓦米见到了便叫我张开口，接着斯瓦米把右手的小指头放在我的嘴唇上，神奇得很！我感觉到温热的咖啡流入我口中。之后斯瓦米祝福我便离开了。”

我听了震惊不已，整件事真是不可思议。我回到 Sundaram 已是下午 3 点。一到达便被告知斯瓦米要见我。我马上去斯瓦米的房间，祂见到我，面色严肃道：“你去了哪里？”我回答：“斯瓦米，我去了疗养院。”斯瓦米问道：“谁让你去哪里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斯瓦米，我去见那位得到您恩典的幸运信徒。”斯瓦米又问：“你对帕瓦塔玛及她丈夫已经很熟悉了，何必要去见她呢？”我想不到合理的理由，心里感到内疚，便低下头默不出声。斯瓦米接着又说：“哦，原来你要试探我？”我赶紧解释我的用意并非要试探斯瓦米，而是出于关心才去探望，并且想听帕瓦塔玛亲自叙述自己的体验。

“你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详情？”斯瓦米质问我。我默不作声。斯瓦米命令说：“不许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。”我被主的话深深震撼，整个有关帕瓦塔玛的故事瞬间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。

那件事发生在 1978 年。一直到 1995 年，我被委任为泰米尔纳德邦赛组织主席。1998 年间，斯瓦米到访戈代加讷尔 (Kodaikanal)，我在祂的住所门外等候。我被告知斯瓦米要见我，便立刻往斯瓦米的住所跑去。斯瓦米看到我上气不接下气，便对我说：“平静……平静……平静……”慈悲的主叫我张口，并把祂水杯里的水倒给我喝。斯瓦米不停的倒水，我痛快地大口喝着。在场的学生和信徒们都亲眼看到这一幕。

过后，斯瓦米问我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水你喝吗？”我默不作声。斯瓦米又说：“还记得吗？我亲手给帕瓦塔玛咖啡喝。今天我用同样的方式给你水喝。”帕瓦塔玛的故事瞬间又回到了我的记忆中。

这是主的不可计量的游戏之一。只有祂本身才知道从一开始有多少像帕瓦塔玛一样得蒙主恩的信徒。要理解斯瓦米的一举一动，都是枉然的。